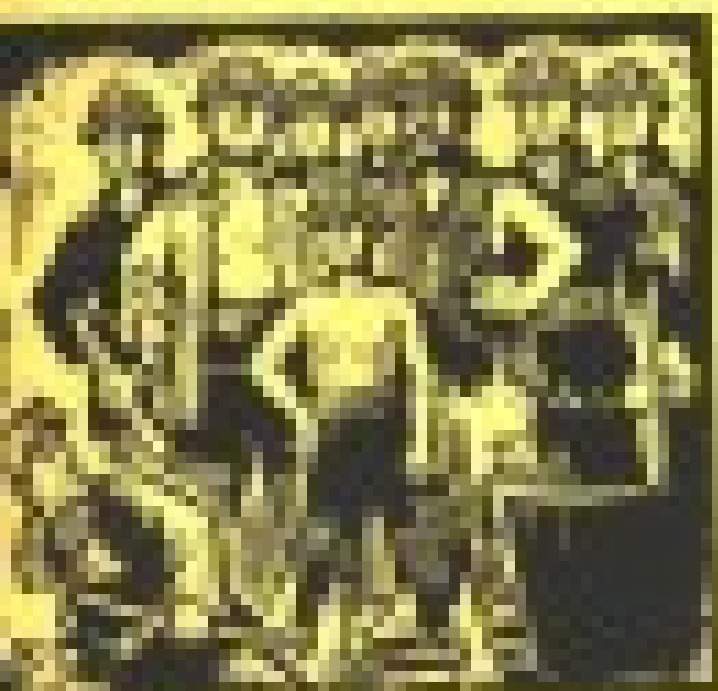




· 三 · 史 · 丛 · 书 ·

革命家史代代传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二）（三）（四）

革命家史代代傳

（一）（二）（三）（四）



三·史·丛·书

革命家史代代传

辽源矿务局革委会政治部
“矿工家史”编写组编写、插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读物

(三·史·丛·书)

革命家史代代传

辽源矿务局革委会政治部

“矿工家史”编写组编写、插图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2年6月第2版 197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7091·581 定价: 0.21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叫他们向优秀的老工人学习。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 言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万恶旧社会，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而这种压迫的程度是极其残酷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就更加坚决和更加彻底。当年辽源矿工，不畏强暴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辽源煤矿。他们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和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相互勾结，施行了“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疯狂地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对矿工，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进行残酷剥削；精神上，进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真是煤层黑，没有鬼子、把头的心肠黑；黄连苦，没有矿工的生活苦。沉重的劳役，牛马般的折磨，矿工们被榨干了血汗，累断了筋骨。日本侵略强盗掠走的是一车车沾染矿工鲜血的煤炭，留下的

却是尸骨成堆的“万人坑”。富饶的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辽源煤矿的广大工人，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和压迫，曾多次罢工、打把头、杀鬼子，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辽源解放了，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昔日当牛做马的矿工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岁月，做了国家的主人。矿山，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很快恢复了生产，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矿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有的老工人还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辽源煤矿焕发着革命的青春，广大矿工更加朝气蓬勃。他们遵照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教导，不断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不忘阶级苦民族恨，不忘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受

丁巳年乙卯二月二十日

压迫人民没有解放，身在矿井，放眼世界，为解放天下受苦人而英勇奋斗着。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们党有今天，我们国家有今天，我们革命人民有今天，这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我们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革命就胜利；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失败。通过这些血泪斑斑的家史，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广大矿工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万恶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加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新社会的无限热爱，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誓保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当前，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妄图侵略我国，使“万人坑”的悲剧重演。他们为了对外扩张和掩盖侵华的滔天罪行，却颠倒黑白地硬把血淋淋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和“亲善”，把疯狂的掠夺说成是“支援”和“造福”。捏造的谎言，岂能掩盖血写的历史！谭金章等七位老矿工血泪斑斑的家史，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谎言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就是对日本帝

国主义和旧社会的愤怒控诉！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阴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到底。

辽源矿务局革委会政治部“矿工家史”编写组

一九七一年九月

目 录

砸碎枷锁做主人 (1)

——记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常委、
老工人 谭金章

忆苦思甜永向前

.....辽源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韦忠华 (21)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学习组里讲童年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张宪英 (36)

牢记阶级苦 红心永朝阳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杜朝阳 (55)

化仇恨为力量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王兴本 (69)

团结战斗到胜利

...辽源矿务局机电厂革委会副主任、老工人 沈殿元 (83)

千万不要忘记

...辽源矿务局职工医院党委副书记、老工人 鞠永发 (95)

砸碎枷锁做主人

——记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
常委、老工人谭金章

在辽源矿务局阶级教育馆陈列着一张“谭小柱”的“劳工证”，这个“谭小柱”，就是现在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常委谭金章。

谭金章同志每当想起旧社会的苦，总是无限深情地说：“我们国家有今天，我们人民有今天，我们煤矿工人有今天，全靠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谭金章同志每当提起革命重任，又总是满怀激情地说：“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得到解放，革命的重担还要一个劲儿地往前挑啊！”

阶级仇、民族恨，激励他艰苦奋斗二十多年如一日，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家乡遭劫难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

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一九四二年，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亿万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的残酷压榨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年，山东省临朐县富家峪村，又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旱，河塘里水干泥裂，齐腰深的庄稼，就像灶里的干柴，点火就着。平时就被地主敲骨吸髓的贫苦农民，又遇上这大荒年，更是无法生活。

谭金章的家，当时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一共七口人。父亲十几岁时，就接替爷爷披星戴月地给地主扛活，由于过度劳累吐了血，留下个“伤力”的病根，常常气喘吁吁，咯血不止。平时家里就半年糠菜半年粮，在这大旱年头更是没有一点吃的。母亲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她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去看财主们的那副阴沉脸色，便领着孩子们去采野菜。可是，干裂的土地上那里能有野菜？没办法，只得剥榆树皮吃。开始，把剥来的榆树皮晒干以后碾成面，做出馍馍还勉强咽得下去。榆树皮吃光了，就剥杨树皮，杨树皮的滋味又苦又涩，吃得全家

人浑身浮肿。尽管这样，父亲还得支撑着身子去给财主打短工。不久，那些国民党匪军、汉奸队又窜到这里，抓壮丁，抓民工，抢衣物，夺牲畜，就连罐子里的咸盐和孩子们的尿布也掠个精光。一天晚上，谭金章和两个弟弟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盼望父亲回来，却听说父亲被汉奸队抓去给日本侵略军做了苦工。母亲一急，昏了过去，几个孩子吓得大哭。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被汉奸队抓走，就象房子塌了大梁一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为了几个孩子不被活活饿死，母亲忍痛把金章两个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姐姐被领走那天，全家人哭成了一片。母亲对两个姐姐说：“孩子，不是娘心狠，是这世道逼的呀……”。

父亲被抓走，姐姐又给了人，金章想念亲人，躺在炕上怎么也闭不上眼睛。他想：“一家人东离西散，这是什么世道啊！”正想着，忽听有人在窗前小声喊：“柱子！开门！柱子！快开门！”他听出是父亲的声音，急忙下地开了门。原来，父亲不甘心给日本鬼子做苦工，冒着生命危险，偷着跑回来了。全家人虽然饿得前腔贴了后腔，看到父亲回来了，心里却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人祸天灾逼得谭金章一家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

了，只得去逃难。父亲用筐挑着两个小儿子和两床破被，母亲领着金章，挎着个破篮子，背井离乡，开始了流浪生活。

他们听说益都市有人招工，就一连赶了三天三夜到了那里。只见人群中间站着一个中年汉子，身穿一套青缎裤褂，一张西葫芦似的铁青脸上长满了横丝肉，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比比划划，说：“俺是山东淄博人，咱们都是乡亲，跟俺到黑龙江盖房子，大米白面、猪肉烧酒，管吃管喝。这还不算，过六个月管保送回来……。”人们说他就是招工把头谭庆池。父亲听了这番话，对母亲说：“咱不图他大米白面，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啊！”说完，挤进人群报了名。

第二天，谭金章全家和老少三百多人，被关进了三节连窗户也没有的货车车箱。车到济南，人们都被赶下了车，说是办理“出关手续”。发给他们的“出关证”和“袖标”上写着“华北劳工协会”和“西安矿业所”字样，原来是到西安（现辽源市）下煤窑。知道受骗了，母亲便对父亲说：“不能去！”可是，已经被骗报了名，就等于全家卖给了把头，想不去也由不得自己了。全家人就又重新被关进车箱，一直拉到山海关。下了火车，验完“出关证”，说是每人发给一个“白面馒头”。父亲拿到手里一看，又黑又硬，像块石



头，是橡子面窝窝头。等轮到谭金章，他刚伸手去接，却挨了把头一巴掌。他便攥紧了两个拳头，瞪大了眼睛说：“为什么打人？”母亲上前把他拉回来，说：“柱子，咱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去手背朝下接那份下眼食。”就这样，全家人只分得一个橡子面窝窝头，父亲推给金章，金章又让给母亲，推来推去，分给了两个弟弟，父亲、母亲和金章饿了一天一夜，总算到了西安。

血 泪 淹 童 年

来到矿山，天已经黑了，那些如狼似虎的矿警，端着枪把他们押进了四面透风的“工房子”，土炕上连巴掌大小的一块破席头都没有。母亲把两床破被解开，一家人披在身上，捱到了天亮。谭金章出去一瞅，惊呆了，只见“工房子”周围，两层铁丝网中间夹着一层电网，出入口修着高大的炮楼，日本守备队和汉奸矿警一边一个，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脚下趴着两条伸出血红舌头的洋狗。这那里是矿山，简直是一座大监狱！

谭金章父亲很快就被赶到“太信三坑”的“谭家柜”下井采煤。他拖着病身子，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所得到的只是三角钱饭票和七两玉米面（有一半是橡

子面)。三角钱饭票只能在柜上换回一小碗掺满砂子和老鼠屎的红高粱米饭。全家五口人就靠这一点东西度命。父亲安慰一家人说：“等吧，等到开资就好了。”

听说“等到开资就好了”，谭金章和两个弟弟天天掰着指头算，在墙上划了一道又一道，终于等到了开资的日子。父亲下工回来刚一进门，两个弟弟急忙跑上前去抱住了大腿，可是，父亲只把一张攥湿了的“工票”交给母亲，别的什么也没拿回来。“工票”上写着父亲干了三十天，扣去“旅费”、“安家费”、“铺底费”、“工具费”、“饭票”……，反欠把头四块多钱。父亲气愤地说：“这些吃肉不吐骨头的家伙，简直不让穷人活啦！”

又过了一个月，到了开资的时候，这天正赶上谭金章的父亲白班下井，母亲让金章去领钱。临走，母亲把父亲的手戳交给了金章，叮嘱又叮嘱：“柱子！路上可要小心啊！”金章把手戳紧紧攥在手里，跑到坑口，好不容易挤进人群挨近了窗口，踮着脚把手戳递上去，突然，“叭”的一声，他觉得右手好象被蛇咬了一口，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外勤扬起了藤条又要向他打来，便急忙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可是手戳掉进窗口里边去了。手戳是把头们发下来的，按把头们立下的“规矩”，是认戳不认人，丢了手戳，把头们不给钱。